



陶菴集
十二

書序記跋

廿五

16
2325
12



和
238
2325
25-12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三目錄

書

寄子濟遠 六十一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三目錄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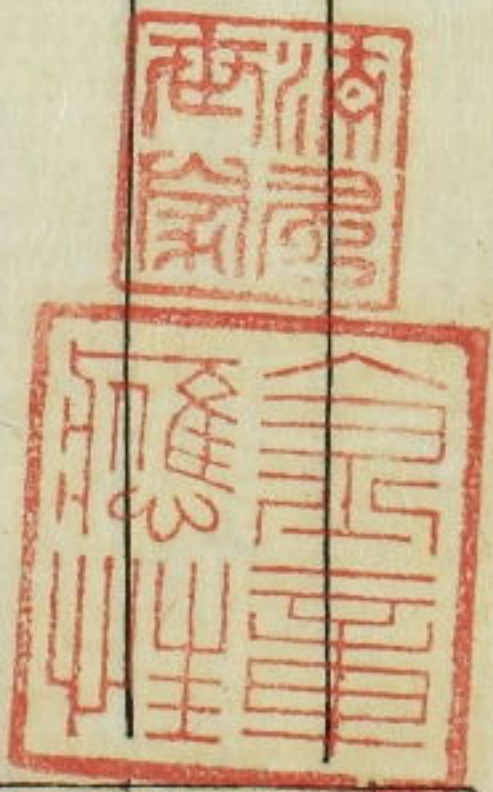
書十五

寄子濟遠 癸丑

展令云云良荷相愛然窮春貧士豈有至者見今合
眼兀坐外間風色如此似不待謝遣矣須勿慮也相
見時致此意為可吾所遭雖甚惶怖自初無私意之
參錯者外至則無奈何萬事聽天所為莫論大小利
害惟當浩然無愧而已汝輩無遽憶惶也

寄子 甲寅

昨書達否妹喪久而痛酷殊難堪耐此病固未知名



陸菴先生集卷二十三
白可疑設或可疑凡事當以道理斷之方安於心汝
之入觀雖似危厲吾則不以爲憂然亦當於寢食凡
節自存慎護之道也

寄子 丙辰

天明卽得喜報矣程子所謂不幸者經歷而後知之
不意汝又早出世路趾美非不喜也爲憂尤大且吾
於世支離獨見汝成立上無告慶之地感痛百端何
以爲懷也所望惟恭勤自持以爲保盈之圖耳內外
祖先家廟能於兩日內盡展拜否錦平家恐或遺忘
矣優人切須謝去堂后之除如在未還之前則一番

乍就似不妨惟量處而凡事加慎也族黨可見者無
漏而朝廷親友則勢未易遍及矣

寄子 丁巳

聞已對吏初味固應如此然其視在直則還似便適
矣無以此爲苦凡於進退之際毋或毫毛苟且也苦
意生則易苟矣大抵此時進步豈不重難旣無明白
可執之端黽勉一出則目前凡百無非難處一語一
默皆當審量非如自畫一節之爲易易也淡念淡念
豈雖強出而不日當呈告矣未遞之前終當違牌雖
以法外過嫌有上下敦迫之語此則抵死必避或於

辭章痛陳其不可不避之義理也事難遙度一一稟議於士衛也

寄子

連得書知已持被初頭古風之見困固已自料而獲近清光何榮如之既出而仕矣無怠職無備官惟一心奉公而一語一默一出一入切勿放忽也昨與人論父母惟其疾之憂章爲之感歎汝宜深思此言無貽憂於此身也許參前元無相接之事雖前頭對語勿預發一薦字說話亦無及於論議上與他人馳逐款洽亦非好事惟職思其居而已如何如何

寄子

筵席出入已頻數矣自然慣熟而亦不可不小心畏慎如一日也斷出入固好而與人接話必思一詞字凡涉論議上事尤不可暴露於外也疏槩多不過一二行略見其大意而已此後則無如前支蔓而生病也 召對冊子從隙必細看有可疑者與玉堂相識人從容問質拜楹之節如非有非便之端式暇及實病外切勿稱頌以免傲慢之誚爲宜罕出入寡言語固爲目下要訣而又恐近乎傲應接之際一以恭謹爲主也

寄子

筵席連爲無事出入而 召對時所讀得免妄發耶
偶記昔有某人進講宋鑑于侯高之于侯音墨其而
讀作萬俟爲一世笑此可推類而爲戒從容細看有
疑質問也玉堂則例爲廣考音釋耳筵話此是示於
吾者故子細無遺而然耶抑恐傷煩須略其小而取
其大也

寄子

館隸至獲見手字知日間直况之安可喜而新入輒
值朝廷大鬧言語酬應之間一以靜密爲主也許參

已過雖有苦境猶減得細字之役說書移去之後則
不以右僚待之還付則似又有許參之節矣堂后不
知爲誰踰閑二字正可猛念李思觀則決不可與之
周旋擬望時直以此言及勿令引來也拜楹非甚病
則無闕遇難便之端則闕之而後處義稍明白矣古
風循例爲之則彼亦無味而止矣浹疏之自內去之
以常例言之史官當請下院而此則狂易之言當別
論此後如有此等事必面陳以爲向日尹浹之疏則
其爲狂易世所共知當初捧入已褻屑臣固不欲求
見只以 聖教所及亦可知其大略故果不煩請而

至於此疏則不可不下院使史官見之云云方可以
補前而善後臨時如無入對之僂略以此意構疏申
請亦好矣史例不可不知故及之上番所陳似以汝
為失職而汝則以狂言歸之而已火疏在喉司為失
職汝則固隨問而對之用不用在彼然此亦有不可
一例論者如有如趙令命臣儕流之人可以繳爭者
不可不力勸或潛以書或從容相見而此則當觀事之是非在
事體公論無疑而後方可為之也當為而不能為則
亦不能無責矣筵話彼邊則有堂后上番必不求於
我然或有此事則決不可酬應元景淳事可以為戒

吾儕則難於全闕有問則報其大略而已如事關親
舊者則不待問而當報知浹疏中及於國甫者并
上教已轉及於克棘否此若未能則恐為疎闊雖晚
可以填補否凡百可以推類而知之然亦當觀情分
親疎事端輕重而處之也

寄子

近亦連日入對而 聖候益勝耶聞上番受由出去
少免櫛室之苦然不必為見妻子而出來雖 國忌
日似若無事而 召對亦為之窘步極可悶在直時
則切勿為之若覲親則雖未安而猶可知仁此外不

可爲闕內出入亦不可以無右位而任意離次數三月之間忍之何難雖微事亦終始如一凡事十分慎重也旅中固未易得酒然雖得之宜惕念前日面戒毋或曰吾在遠無覩也 國忌日古規則入直人皆行素矣今則不能然否 近代則似當如此而肉饌則盛以別器臨時分付家人爲可風浪姑無新起者耶鵝峴上宅則宜日遣人間候如吾在者然一家如士衛處亦須頻訊此外人事毋致疎忽也

寄子

儒疏更無繼上者而朝廷則終是喑默無言而已耶

此等事切勿輕發於言語而胷中涇渭則不可不先自分別有可疑則質問於書中必有定見以待之此亦廣見識之道而亦可無窘踰矣大紀情好則固異於他人而極是流俗不可與議事凡事稟決於士衛也頃日在阿時胡不一見成子長耶此令言議可取耳

寄子

受困固所自料任之而已惟草冊仲熊文之於我我亦不得奪見此正是古風中間假託訛誤之習何足信也見瞞可笑聞與汝亮相對可與慰懷而相率滾

入於汨董場中能知其可憂耶他人面熟則固然而切戒其爛漫鄭鞏良則雖不避而其父嘗醜辱打愚叔祖至有宗強族大之語尤可疎之也狂疏之不請下容有所執而此後則每顧職思義至於到院之疏無論入不入下番翰林豈有不見之理諉以狂言而不之見極涉疎闊人亦必不法之也相機一出仍爲來省豈不好耶胡差將至國家多事陪從時主辱之義尤可痛心其何忍見之耶吾亦傷虎者矣近日事是非不難知而上下論議纏綿繳繞無一着落大臣如此何事可做痛歎痛歎

寄子

聞已陞上番信然則視吾十七朔勞佚懸殊此亦乘除之理耶夜對說話榮感何量世受國恩如此不知所以爲報也職事自此稍閒淡坐看書餘暇修史切勿輕出入也

寄子

復至獲書知陞上番所處靜復最好讀書良喜古風之際勿過爲浮薄襲謬之舉而惟嚴其約束切勿代勞許出爲當上番雖異於下番亦不可頻出易致窘急如非不得已則閒坐涼廳看書修史玉春諸直所

亦不必來往也曹命教之差教文製述官出於汝手則不善為之也此事固不可為榮然堂上未經文任而代斲者係是極選何可人人為之豈為癸未謄錄所誤耶聖鐸事 筵教極痛快甲戌後始有之事可勝欣聳

寄子

教文分排既不出汝手則何傷乎惟隨事知戒為可胡差之來必數次 動駕矣凡於此等事必常存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心也頃聞館隸負鼎兒往觀儼戲極可駭痛欲重治而未及矣宜痛禁之也

寄子

辭本重入出於格外 天意有未敢知不甚大段之教又當作如何看也然 君親之間儘多難處義不得不如此惟無存貪榮利顧禍福之念則可耳既已勉承則每書慙嘆之意亦欠力量只當職思其居然蹤迹則極不安入對之際倍加兢慎職事外杜門看書切勿與人追逐歡謔常存不得已之意也古風雖不可廢故事所載外近間新出浮薄無理之習不必躬蹈但於筵對往來之時為歇脚入去務持重無取侮大抵欲困人則往往多自困此不可不知也下番

或於早晚有陳情徑出之事則疏槩不必盛陳只以臣有不能檢下之失迸出闕外爲辭罷則卽歸如又有當避之人則毋以前事爲懲直陳或稱病處義必不苟可也趙疏不得其詳而蓋亦放肆之甚矣下番被推於汝固無干然始初啓下雖緣知申之言終是失着此可爲後戒而今番則無足爲嫌矣只望隨事加慎

寄子

朝象茫如無津憂惋何言筵話兩紙見之 處分務欲調娛而措語則似不無扶抑之意矣昨有過人來

傳 親鞫之奇而指謂景孺與韓極可驚心塗說何足信而果有是則大臣禁堂亦豈忍導成 君過而奉行之耶只可竭誠諫止不得則皆退出而已不知已如何出場也陽秋記聞索還於大紀所而常常寓目也其中往往有筆諫者此非人所可勸沮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當大過舉而後爲之不可以越俎論也惟在相勢而審處之也事難遙度而偶及之措疏似未易成若成則問於衛也入直者亦可參否此一節當入量大抵薦事前因他事脫濕未必不爲得計也

寄子

昨日道聽果不虛矣國事奈何思之直欲痛哭景孺一時縲絏之厄何足言得善地安坐視汝在直則大勝矣聲台事亦欲無言復膳今日則或已強許否吾則從前國有大事未嘗一離次矣今雖以此蒙譴亦何辭也汝言不免動於禍福禍福在天非可逃也此時何可論曝史之行耶有行則必過辭領監以下諸堂回薦時亦然不獨此也即是堂郎汝嘗笑禁都輩之回公苟且矣出身後復忘之耶待復膳後即日投疏下來至可至可雖或以利害爲言者切勿動念陵幸決不可參此若不聽則勿復來見我也亟作此

還付

別紙

未出來前凡係公事之關於領事者使下番當之復膳以後不可暫時畱也陳情之計以汝少力量而然也只以常時謂某爲逆不忍爲郎數行語直陳於復膳之後則奇事奇事如欲爲之與衛相議也畢竟被罪則一也措語宜審慎耳若俛首仍據則壞了平生不可不淡念也

寄子

復膳庭籲或已得請而區區憂遑有不可極原明書

至勸吾一造城外分義則似然而雖進既不得痛陳所懷則無寧引伏鄉里卒蹈違慢之罪耳况今泄患苦重無由自力奈何汝既不得筆諫又欲心心仍居只論一時見與不見之一微節見識如此何事可恃耶憂歎不可言直陳則以汝力量決知其難辦欲用中策耶吾既以病不能同諸臣造朝則陳情出來於復膳之後雖以此被譴何敢辭也疏不必入雖國忌日亦可投額亟歸此固不如直陳之爲痛快然猶勝於冒恥蹲據出來後自可消詳處之况又未必無中間節拍耶兩計中商量決定而亦與衛相議也向

日之出實爲君親間難處而猶不免懷慙况於此不能拔身出來何以爲人利害禍福不須言直可尋一是處如何如何欲探此更走伴

寄子

朝象不欲聞不欲見真是痛哭流涕之不足也駐足於萬馬並馳之中豈易得耶可歎所示眼中只見雲而不見光暗迷若此奈何以病陳籲亦好吾病適又如此兩件中勿出明日內爲可直陳則以汝力量無可望自靖之外更有何計大抵作事之際只可尋一箇義字勿出畏罪之念也大謫小削顧何足道耶

寄子

聖朝過舉愈往愈甚憂追何言惟削黜之罰猶足以塞此罪譽一惶一幸削黜異於削職便是罪人罪人之子安敢冒據邇列以此直爲陳籲或以是爲未安則以病出去禁推後原情以此爲辭雖如士衛所慮被黜亦可以此爲辭何可畏怯如此前則 聖教雖非常與被譴有異 君親之間義不得不如此而此則公體私義俱極不安須以此更問於士衛而決之雖在福堂不猶愈於在直耶

寄子

兩書一日至承又被禁推惶懍如何久處冷犴必致傷損此實自取奈何更量之示吾則無別策矣吾策已失於前今所欲陳雖不能明其本意猶是士衛所謂抑可爲次者而此亦遲疑了當無日無着落而每每作凍囚豈不可笑可悶况其歸宿終不能外此者耶士衛計已歸洛脫出後更相議要亦如此須深思而速決也聞與權令同處事事須致敬也在囚人不會問有素戒及於權友而此紙則從容時示之也

寄子

汝之近日撕推但以親病爲辭實非告 君誠實之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一
道痛快說去既無力量可辨則勢不得不出於士衛
所謂次計而此亦每每遲疑以冀其僥倖彼雖急於
薦事以親病擻推者豈有削職與出六之理不過欲
於至臘中連次入犴而已亦復奈何 上教既云不
供職何意則因此陳暴私義似不可失如何

寄子

阻音已五六日矣不知陳疏事如何結梢慮念倍於
常日但連下只推殊是不意意必有督出之 聖意
也然既以私義爲辭雖不入徹上下將悉知去就之
已判視前之無端違慢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昨今筵

對時彼或以其時事自解而勸出否汝疏但曰不可
冒出而已語勢甚緩無或見輕而有此患否卽已獲
譴則無論輕重固爲萬幸不然而或被敦迫則恐汝
平日執守不固易以撓奪此則雖死不可變改至於
臨機或疏或供或違罷後直歸一一與士衛相議而
處之措語無歸於疲劣去就終底於快活爲幸未徹
之疏既先以親病爲辭則罷後不可仍畱卽爲還歸
又或不罷而擻推多日則陳章亟還亦是一道須量
處之

寄子

得書知尙在冷園厄哉奈何然能不至大段生疾猶以爲幸况此心非不憂疾而其視此時在直者則非憂而安推此而可以得養志之道矣勿以吾過慮爲慮也嚴勅之 教似出於林僚疏請顯訟二字左相外或有他人而汝則方撞着目前安得不悚然左批則通指在外擻捱者而言似不專歸汝身也然而無論 批教之緩峻畢竟惟限以重譴而已豈可生瞻顧之念耶館規事吾意欲歸重於私義不必攙以他說然諸議如此今番或獲罷則俟後日收叙始可附陳耶 聖教旣以顯訟爲無嚴而前疏亦旣陳列

此後只當略陳私義之終不忍冒沒而已豈有別般措語耶槐貶雖行禮坐後始開拆一時奪告亦是姑息不足恃也景平方同坐而病不至淡可憂否 廣諭時不免動勦於禍福間殊非所望益讀聖賢書以長其見識不可緩也幸以吾意傳及之也

寄子

己未

陽城守十二日夜中急送人索京耗之下來者已料其有甚大事而不可知矣翌曉元又亟至示十一備忘驚遑罔措何可爲言相對憂惋之際雲紀來致書矣承聞不日反汗忭幸又何可言早晚辭本似不

可全沒此事欲略及之耳苟無即日反汗之舉幾不免中路或城外往來矣欽哉與其兄家屬同會而願領入春益甚朝夕且死使其棘姪步至告急而於汝有書願得折簡於稷守與成歡郵矣此則關人死生關頭即速書囑於稷守無忘忽也昏具略已措置否牛肉之質用泮屠曾亦言及而今則身為法司之長尤不可不慎此意可知之昏書式吾意則惟一遵疑禮問解所載沙翁所斟定者為當故令人謄去以此改用如何

寄子

疏紙依到而疏語不知如何為可不忍聞之 教并反汗 備忘而得見則元無可以引罪之端只陳驚遑抃喜之意則太草草若略論道理以見憂惋之忱則近於陳戒有非從前語默之義未反汗之前則方不可拘此例耳在商量中念後欲從容付縣道士衛念日反面為期云即往見見時間及此事以相報也

寄子

昏式啓字代以白先輩或有用啓者而代白見備要可遵用也 孫字上添長字亦可見舅姑時舅姑亦當東西相對丘儀雖或如此不必從也牛肉之質用泮屠可喜但聞內言則

熟手所列上者甚夥然凡事當隨家力上下宅雖或有言勿聽之切勿張大丁未兪昏時盃盤草草雖減於此亦不妨試思之也

寄子 庚申

因過客聞洛耗廿五非常舉措罔極 傳教一如前春事而殆又甚焉然否為 君德世道憂惋殆不能寐也或傳光死人不能誅而鬼乃能之耶此啓恐當變為追奪而誰能為此者汝之避史薦之端今則失之將欲何為大抵今日非可仕之時亦非可言之時然既不得不仕則又安得不言但遠外百事聾甚事

變難測前日草本似不可用只就 君德中竭誠匡救成出一通以示之則吾當潤色異日復有館職從容呈上為好

寄子

極選人言論如異於元也豈不為喜此與揚陋有異而地望恰好安可舍之雖於南床固辭此則宜不得辭矣三字議雖出於出脚之後處之無難未完薦前即史官元不干於朝論完薦後則即當卸下軍職亦是無皮之毛雖或未及即日卸下庭請之班則以病懸頌陳賀則參不參亦當視吾意之所安然了事後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三
卽當還鄉似無可論惟相勢善處也大紀如當大政
則必令淬礪無失士望也與朋儕見時言議切宜峻
正勿爲骫骳之習可也此關世道不可不知此意也

寄子

畫地勝於直廬云云此是羞惡一段銷鑠不得者充
擴此心義不可勝用可喜而不足憂也國家大議果
如何出場憂念齊山日來旣不易開坐則又將於頒
赦後見放耶如此則多少商量都歸虛慮或先爲脫
出而陳賀只隔數日則過此始回薦亦無不可蓋陳
賀前已完薦則所謂實軍銜自是應減之員不必趨

班未完薦之前則卽是史官史官元無參班之例過
陳賀而始回薦則亦無所拘就此三者而論之則何
所持疑於其間耶但有一事可預講者致雲詰輔輩
必趨賀班齊來未必以在外爲辭回薦時館吏雖提
起不答而置之爲得耶舊事有先生一員前不回敗
事之例雖敗事何可苟爲之耶自我不必發言待彼
輩或以此爲辭始痛陳彼人許不可回之義爲當抑
不欲出而當薦則詰輔入於庭請之班其必參賀無
疑以此人不可待以先進之義自引亦是一計而此
則似不如待人言而始論列之爲得須與衛商議而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三
處之也前書所云館例汝亦二件之外又有相避人
同薦又或先後薦交相躲避之例蓋彼或以至親相
續入薦爲辭故也

寄子

一朝千里之別能不依依但汝少年壯遊也非惡事
不擇夷險隨分盡職可以替償老父之愆豈不爲幸
陛辭必如所計千萬慎重慎重老妓書一句切宜念
之爲我刷恥也金城碎一家也直入東軒拜之還公
狀得之一家則必欵曲此意可諒之辭朝時或有官
尊年尊族行尊者來別則必皆下堂而送迎可也

寄子

前後書輒以一慎字申申此一字固包得許多意而
豈有過於虎尾春冰之可畏者耶此則固當佩服而
頃刻不忘其次則辭受之節沿途雖無相親人而大
抵皆是武弁易招人言咸判外毫毛勿近身老僕老
儻似無可憂然亦不可不嚴束歸囊必如洗也

寄子

計已出榜有日矣能不失人以孤一道之望耶近日
想多暇遠役之勞亦已蘇息淡坐讀書務遠聲色爲
望試所果是愁州則可以窮極地頭暇日壯遊亦豈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三
非快事耶此間潭慶之行既止杜門如霜蠅年年虛
負山觀甚不愜意耳千萬無忽一慎字

寄子

辛酉

丘氏儀節異於經禮不必一一用之且自量家力既
非富而有力者則雖不備羊酒何害至於問名雖曰
古禮朱子既不用而只存納采納幣二段則丘氏所
云恐非朱子本意不必論也使人醮之即儀禮正文
用之固好而家禮則略之亦或有意義或從家禮或
從儀禮真所謂兩說皆通惟汝意爲之而但使人不
使人之別考諸醮儀無甚分別此可疑也

此所謂醮儀即家禮

醮子之節夏考
士昏禮如何庶婦不饋既出經禮後世先儒註說
恐不必從

寄子

納采汝言亦然今既晚矣姑闕之而笏記則吾意一
以家禮爲準爲得之也移職果無私囑則幸也但此
等事終近於巧占便宜必益汝一謗也疏橐何至今
不寫來耶此亦太緩緩汝爲言事疏則無論被罪與
不被罪吾心即安耳

寄子

來橐細看以常時論之少無被罪之慮近日事則不

可知然亦何至於死生之憂耶無自過恟惟以此所陳爲鐵定底道理銘之於心熟之於口以待之也吾意則若移館職則以臺疏妙選之言引嫌而疏却之後入肅其前如有講筵或召對則入侍以此本卽爲寫呈雖一人亦有劄陳之例以劄則事體尤重豈不好也但恐汝力量不易辦耳大抵此稟大訓之下必論其非逆而置逆方爲正當道理今則全不舉論有若以爲無欠者然此爲極歉然者

寄子

數紙見還李君答則以親意已悉於答益章書可取

見之云云相見時則以此意細釋之曰以一己廉隅對父兄速獄則固有輕重而以成君上之過舉較論之則此重而彼還輕云云如何上教蓋出威脅若以此變計而冒出則此後人臣去就之際動必以父兄爲質此豈非成君之過耶可知此意也

寄子

壬戌

汝每以在外論事爲難今適上洛如遇可言之幾豈不好耶禍福利害四字一切斷置而後方可做事千萬勉之受賀日果無他事端否漠然如隔世憂鬱不可言

寄子

景平之言不爲無見其事稍待可爲之幾亦無不可空往空還之歉然則誠如汝言但所論君德未易切實而又欲避忌諱則終無可觀然如欲必爲此計則得暇須草出一本以所欲陳者爲辭以送則當并前稟而取舍之合成定本不如是則吾不可爲之也不可遽歸平言亦宜姑畱以罷爲期其間自爾多日豈不從容相往復耶如見士衛傳及平言且問他好材料也糾邪恐亦歸於茹柔如爲之則誰人當先此亦問於平衛輩如何

寄子

示意備領前本雖於時義不當此爲正名之大者無論得請與否足以有辭於後汝能辦此則豈非大幸而如不能然則泛論君德猶愈於一向緘默姑勿爲歸計幸而得罷則速歸不爾勢將遲回其間亦足以往復俟暇速爲書出付諸信僂爲可玄祭代草雖是好材料爲紫潭伸理則義理明正亦易爲辭惟語涉玄公處殊不易此不可不慎也

寄子

癸亥

邑無大小爲官者惟專以私己爲事民何由得蘇汝

則除却百事一意於公事使民情無滯雖夜中必捧其所志分糶方爲目下大政空官時不善爲之事隨其現發而痛治之善爲整頓而躬自出給禁抑吏屬之侵奪者先謁校宮而書院之在於往來路邊者亦一訪善遇儒生勿汰其募入之流當此世道乖敗之會必以正名分爲第一務也公事略有頭緒而後始來見我亦不晚矣曠官已久民心必多以爲罔此不可不知也

寄子

伊尹不過居畎畝者而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志大矣汝則雖嘗讀堯舜之書而不曾樂堯舜之道既無此自任之重宜其甘歸於流俗而不知恥也一縣雖至小亦是百里之邦其間如有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是誰之咎也明道嘗書視民如傷於座側曰愧此四字行仁之本只此一心千萬淡念淡念

寄子

畿邑春分後不拘雖有云云既無明文侍從處身視他自別理宜顧畏國法以遠人言吾既諒汝情理許夫人之往還矣其意必欲於四月祭前還歸汝則出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三
迎于若干里四月歸時則汝陪來過祭以歸爲得也
幾月曠官無何又離官民將謂何雖方伯巡過之後
四月以前則切勿生來觀之意也如此然後官事有
頭緒民心亦可依賴矣

寄子

連日酒肉登盤一毛一髮無非 國恩其不思所以
酬答耶百里之憂也自不少千萬除却百事一以憂
民爲心則新到手生雖不無病斯已過半矣盛仲許
米穀之流隨力沾濡以濟其將死之命至可至可占
奴之母從前襁負之功不可忘一番邀致畱數月送

還可也

寄子

吾病有勝而無加但過於調慎窓外百花爭開而不
一開戶沒風情甚矣分糶之政漸覺手熟可愜民情
凡百勿爲放心也上官之行疊到殘邑何以堪之營
將官不及方伯而均是上官必敬待之也外方體貌
甚嚴不比京司絕不可恃名官二字也新林同姓已
存問否或有其近處作行之事歷入其家爲可此是
先法雖已成鄉族勿以爲嫌也

寄子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三
洪兄緬禮安過悲幸悲幸新寔又當前惱撓必多端
然喪葬等事雖尋常親舊亦不當愆然偶得一家至
親爲地主於彼豈不爲幸此之所以應之者非強副
而能一出於誠心則使死者復起亦或相對而無愧
也邑力之不足者則彼與我俱無奈何切勿蹙眉作
苦而盡情爲之也

寄子

祈靈終靳一需豈文有餘而誠不足耶此後切宜齋
心致虔以活一境也勸講帖旣已頒令何可中寢善
爲曉諭開其迷惑使知小大學之可讀豈非爲政之

第一務耶論者雖或以爲迂切勿輕撓也

寄子

分糶已犯朝令雖爲民被罪亦何愧也惟當靜俟朝
家處分而已擅分之中切不可容一私意必令粒粒
皆歸於民口爲可

寄子

童蒙之講聞甚奇喜始作過半多少何關切勿自視
以文具誠心勸諭逐月行之其爲功效豈白日場之
比哉掌議之請得講規其意良好敢不奉施從容成
送爲計明倫堂坐時公服爲得體道袍似不及淡衣

陶菴先生集 卷二十三
矣

寄子

汝本喜以流俗人自處吾常悶之矣爲邑以來勤於職事不爲暫時官員貌樣心淡嘉之至如爲忠臣豎石聚邑子講學皆流俗人之所不能所不爲者而汝能行之還愧平日淺之爲知也由是而擴充之事事皆如此則夫復何憂向日讀碑文而歎曰此所謂養志者其賢於魚肉之饋遠矣且以詫於士會矣今此審災亦當以如傷之意行實政而且勿見欺於吏民而已勉之勉之日寒恐不能登高欲與諸君泛花一

醉恨汝不在也

寄子

昨書二更後始至使人呼燭讀而聽之安信可喜吾則雖過喪餘之祀欲哭則聲不出食素但一日豈有致傷之慮耶田政大槩狀旣報營未知結梢如何而題辭苟有持難之意又或勒減則當卽爲辭狀以去就爭之迫不得已則雖疏亦可蓋都事敬差官之過境也以災結之過多例多點退被退之後守令輒卽減報事極無據矣以汝邑言之旣不一委於監色幾盡躬檢其爲災傷已十分可信則只當力爭於上官

不得則去而已矣豈忍目見其實而公然徵稅於白地乎簽丁之政亦到何境開倉當在何日耶承有數日後來計其間離官亦可悶也大紀升擢非不喜而接壤太近如或不治則甚可切迫不知渠則有喜而無他憂否

寄子

偶閱漢湖金石帖倩人寫此一端以示之夫寒崗先生固是通儒吾於嶺南儒先中最所尊慕讀書之人莅官治民自宜如此汝則常自處以流俗以平日不讀書之人一二行事偶有相類者此則秉彝之同無

間古今此余所以心甚嘉之欲汝視此自信而益勉其所不及也

寒崗鄭文穆公述拜昌寧縣監始赴 召 宣祖
引見論學及下車興學教做家塾之制四境設書齋置訓長日課教讀每月朔望行殿禮就鄉校會諸生討論春秋釋奠以至社稷城隍厲祭無不躬莅費舍壇壝噲然一新行鄉射養老禮一邑風礪吏畏民懷治理流聞觀察使報政最辛巳以持平徵昌民追思立生祠

出象村所撰神道碑

寄子

治邑者往往取災結修補官舍又或爲民蠲役自以爲是則公用無傷也而此亦欺朝廷欺百姓也與私用何殊此不可不知戒也或傳造紙署移轉年凶則變通捧置縣倉而今番不爲周旋頗有怨言不知果有是否論汝之政者莫不病其過柔此則公言未可知病而克治耶晦日除憲長政事朝報再昨始到故送之自念向來別諭實是曠絕之恩過於本分者適會有病不能即時趨命至爲惶恐惟有以言代身差可安於臣分而姑此越趨矣又叨言責自與他職不同欲以數事所甚慨惋者付陳而汝之來此

尙遠意到文成之後當送示待下諭後付縣道未知如何

寄子

趙臺事遠外傳聞難真纔得渠書示筵說稍得其詳其間或有處分之下者否順姪傳京奇以爲勿云彼此皆稱名疏云雖死終不失爲直臣况聖明在上豈有殺諫之理在渠死固無恨而所惜者中間聖主無限過舉耳

寄子

趙臺生死不暇論吾君過舉至於此極其將奈何

啓覆刑政之大者一國生殺之事乃以一時喜怒而顛倒之此則過舉中尤爲過舉今歲啓覆將不免廢却銓相執藝之諫果爲此則誠得體耳三公狼狽之極措身似無地可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自取誰咎國事未知稅駕於何地也先世直派祀事時不論物之多少輒有所助祭者汝所知也在家猶然汝邑雖至殘豈不愈於家耶廿日與廿三忌祀縱不能如儀備物必隨力奉助爲可

寄子 甲子

僕人夜至喜聞數日來安信山鳩野麀亦依領矣吾

病今夜亦一泄而漸覺稀少不足爲慮但心神頗憊不似向時矣登山看月都輸少年但扶杖逍遙於槐壇之上老農言月形差勝於昨年云矣次龍之亡是耶此與他奴有異而服勞且久不可不別施蓋帷之恩或已有所給否方欲走人間之除出賣牛價以助其葬耳○李完平賢相也李都憲蔡世誼非常亦是名卿暇日一往拜其墓好矣

寄子

官簿果已整頓無餘憂否從前一以含默爲道者時勢固然而情迹實有不得已者今則所謂私義視前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三
稍異况邑則樂赴三司則自畫終不免爲自占便宜
之歸豈非未安之甚者耶不待公議嗤笑而心亦自
恥所以有自列之語者也從今可以變計雖不必危
言觸罟穽而隨事可論斟酌盡言圖報 國恩粗述
家風豈不爲好雖不付史職直欲以所懷論事者此
也

寄子

聞方謀出直往漢而似不及更視疾矣承凶而後始
得出耶一哭萬事都已悲哉奈何此間苦俟兒奴之
回其回仍持訃書而來渠則旣遂所願然生人自可

日遠日忘惟死者爲可悲耳吾則病不能哭夜已安
寢食素但於粥一時惟以理遣爲主勿慮勿慮昨服
四神湯一貼晨泄亦不作矣天地本是缺陷世界渠
之夫家半世以完福稱吾家雖不及於彼而以汝一
身衆子女爲慰且吾名過於實位踰於分都令禍孽
歸於渠身渠則何罪使渠有一塊肉則渠或不待勸
而爲可生之道雖死亦復何悲人無長生不死之理
死而有後則是死而不死也渠如絕佳好之果樹而
不得畱下一箇種子此於兩家爲萬萬傷痛之事謂
之何哉汝今則爲終鮮之人益復孤單然猶能於三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三
十年間曰兄曰弟其視吾初無兄弟姊妹者何可同日論也吾則悲日少而不悲時多矣汝亦勿過悲也服制吾與汝父子皆期家禮女適人而無夫與子者期故也汝婦及汝子婦皆小功矣

寄子 乙丑

昨夕隋城人疾來報喜大紀走書相賀全是喜語奔走名塗之人無恠其若此也兩世俱以廟薦末擬受點 國恩深厚而况父子金玉何德可堪懷惕之極殊不知爲榮也今計惟有殫心盡力以報不報之恩也果能此否乎

寄子

夜來寒甚閭况安否汝今則爵秩已隨下大夫之後矣所叨又是待變重地平時能有素蓄某人可合任使者乎此宜熟講其地將士如有可仗於緩急者拔出而使置麾下亦係勸獎成就之道試入思量

別紙

夫辛壬士禍卽一灰劫無可說者乙巳間則雖勝於辛壬義理猶未伸及至丁未 處分後則尤非士君子出身從仕時節而但我國士大夫科宦類古之公族大夫舍學問而又不從事於斯則殆終身全無事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三
者汝既無意爲學不得不強許赴舉偶然得第故知
汝命達令寬着地步蓋古昔賢邪互相進退如此之
時固無難事而今時則君上必欲令賢邪雜糅於
朝以爲維持國勢之圖進退之勢兩難第一道理惟
有進而承命盡其職事不合則退而已是以使汝
不辭而出當汝之在朝而避李普昱也有一禍家子
弟不仕者云李某是歸樂從孫廢舉爲可既出身而
乃欲避一二嫌人耶吾聞而歎曰其言於本分數過
矣而其人之言則宜如此初宜受而爲罪其後其人
出而供仕不成道理吾之令汝寬着地步於初頭者

爲慮此也汝既一出狼狽旋歸自是絕不就三司身
雖不進言猶可進而亦不能也古時辭尊居卑辭內
就外者固有之名臣碩輔亦多乞外而今則徒爲巧
占便宜自擇身計之歸此亦於道理不可吾雖黽勉
許汝赴外而於意終覺不快今則居然下大夫之列
矣就安城而辭水原亦非所宜不免往赴所自信者
惟不求而至然使汝所叨又是三司其能不辭乎此
亦爲自擇便利之歸與求而得之者何異朝暮四三
且吾尤有所大怵惕者古人以親老不祿養爲不孝
者惟伊川之言曰爲己爲親也是一事立朝數十年

一信斯言終失一日之養此吾終身之恨也吾既不能以祿養親而於已則獨享汝榮養於吾心安乎况吾外有恬退之名坐享清福又重以榮養真所謂騎鶴上楊州者不知不覺渾身全入於蕩平界中豈不可笑之甚乎蓋欲不違眾不絕物以混於俗而自至此耳且記吾之為此府亦可以伸一日之養其時適哭天暗傷又有一二不安於中者

一則數年苦辭玉堂今忽就陞擢之

思也二則季父地望踐歷之與同而猥先陞拜也

抵死欲不就吾仲父教之

曰汝之才具若不堪此任辭之固宜既明知其可了事則豈可許汝過辭耶以是終不免赴官而心所不

欲疾隨而劇一事未能做得只據不能者去之義如是之際不徒不能致養反以貽憂者不可一二數到今追思悔之何及汝則既遭如此世界不能進不能退動成維谷輒到此地而適是吾所居之宿研末擬受點又與之同兩世受恩可謂罔極汝則既致養於吾又已試數邑殫誠盡職惟有報國之地苟能如此則庶可補吾忠孝俱失之恨矣茲書急先當行之務與夫前日欲試未試之端到彼商度其事勢可否而處之則是在汝耳

視民如傷是程子之所自愧豈易言哉但汝資性仁

陽春先生集 卷二十三
則有餘剛嚴則不足勉其所不足爲第一方然矯氣
質非一朝一夕所可爲者古語云威生於廉此則猶
可庶幾且須寡言笑謹動作以養威重凡事全務慎
重故不能夫斷聽訟之際寧失之於輕易而無或過
爲疑貳况一是一非自有定分不容私意自歸公正
者耶

牧民御衆宜寬不宜狹而號令必出之審而行之信
賞罰尤宜慎惜方爲臨亂得力之圖

防營異於他邑專管治盜而儒生作吏每惡此事不
爲嚴束不獨害及一境隣近之民亦患竊盜之潛發

此不可委之幕屬必明審其真偽得其實則必殺無
赦威聲所及實惠自然及人矣俗以殺人爲害於福
德而殺其可殺者則善民安其生是亦不爲助福之
端耶出官之初爲先嚴明分付以示偵捕必誅之意
汝之爲郡縣皆以學政爲先此亦無可憂者但聞汝
以憑藉免軍役爲慮此有不然者本府民多且軍役
頗歇軍政視他邑無難况入於小學而可望成就者
量其實狀特許頃免豈不爲好况所可惡者惟憑藉
而已此一段嚴防只在於擇齋任而已鄉校及梅谷
院兩處精擇而嚴其課督必有成效決不宜廢之

莅此府者當以戎政爲先興學猶居其次蓋地勢風氣終是用武之地俗習弓馬少有勸課其效必速於文教分付境內業武人無貴賤成冊以上每春秋擇某日咸聚習射其中拔尤者擇授將校激勸興起必大矣

本府多武弁以吾所知如前府使安湜者可用人如此流置之千摠別將之屬履歷之下於此者爲將官如不能盡其數則以兩班閑良之入格者填補其不肯就者狀啓請罪以此申令則自不敢避常時將校多以私懇差出若變爲此規則部伍齊整號令自行

曾欲一試而未及者也試之爲可

古人治邑以得人爲先况八千兵馬待變之地乎須於境內廣求人才且於將校中畱意遴取以備緩急雖於無事時常戒嚴如有事者然朱然之終日欽欽可法也

近年以來風習以抑強扶弱爲事上下幾於無分此爲可憂之甚者前官之治大抵要譽而最是正名分一節可尚汝須別爲畱心無或墜失使前官專美也違道干譽古之所羞而今之所尚減給惟正之供無若前官然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四
記吾在官時欲爲文一祭尤菴墓而病未果焉汝亦
有意否

寄子

官府本自淡嚴况棨戟森列尤不易通民狀之來雖
夜輒告務令下情畢輸也汝行來此軍官有隨後之
規否雖非然者曾所未見者欲一見其人春後日長
各令一往還爲可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四目錄
序



百千堂遺稿序

萬竹軒集序

老峰集序

藥圃集序

蘭溪家訓序

陽谷集序

檢身錄序

記

三悠堂記

宋氏三世旌閭記

二宜堂記

續義財記

忠臣 贈參判柳公旌閭記

龍潭縣鄉校重修記

山澤齋記

文會堂記

興賢書院講堂重修記

跋

家藏採蓮圖小屏跋

蒼淵集跋

山陵都監楔屏跋

書韓汝源師孝所藏尤翁書屏後

二宋先生手墨跋

書煥章菴所藏甲申 筵話後

題閔弟士衛所書夷惠事實後

書金乳媪事實後

貞明公主手筆類合跋

題丹巖手寫聖學輯要後

書栗谷續集為學之方圖後

叔祖打愚先生遺集跋

題大心所書洪宜寧先生百順與文元先生書後

栗谷先生全書跋

光州龍洞講規跋

谿澗酬唱詩帖跋

寧陵御賜尤菴先生貂裘跋

童子朝夕歌跋

俞清甫直基大東嘉言善行跋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四

序

百千堂遺稿序

百千公詩文摠若干編其孫冕周屬余序余嘗因先
輩緒論聞公襟懷脫灑非叔季人物觀於是益信公
諱翮天坡公之弟吳氏自天坡公始蔚為詞翰家公
又大鳴以文取巍科如摘髭顧不以自足益用力濂
洛諸書立朝七八年力持清議無官僂浩然歸興至
徜徉佳山水無一點塵俗氣故其文亦如之隨意陶
寫而氣格清健往往逼古若良玉不琢而光色燁然



也卽是而求之其人姿品已高矣惜乎天不假以年
使其事業文章都草草未了也至其少時所作傳奏
數篇忼直悲惋實有下泉遺思今之士大夫不知有
此義久矣如公者何處起來余爲之撫卷三歎不能
已豈亦衰世之意歟後之觀者其無或少之也 崇
禎再丁未臘月上澣三州李緯序

萬竹軒集序

余旣銘萬竹公墓矣其嗣孫文德又示以詩彙一編
余復而歎曰美哉瀏瀏乎其音乎菀菀乎其氣乎我
朝人物莫盛於 穆陵之際其時詩道大興清澹沉

健各成一家皆本於唐矣苟有品彙之者其將處公
於羽翼接武之間歟至其封事一道忠愛懇惻識慮
深遠可以想見其爲人惜乎其嘉謨嘉猷不盡傳於
世也抑余聞之所謂萬竹亭者已鞠爲荒莽舊時花
卉猶存有欲斲取牧丹根者村老怒呵之曰此徐舍
人手植也嗚呼公歿且二百年矣花卉微物也村老
至無知也猶且如此况發於咳唾之餘者愈少而愈
奇人孰不慕悅而愛護之也哉子且歸而藏之後世
必有子雲堯夫者出也歲辛亥復月癸亥三州李緯
序

老峰集序

老峰先生集摠幾卷詩文若干編疏劄書牘爲多嗚呼古人云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特有激而發爾使臯夔稷契而不讀書何以爲臯夔稷契但所謂讀書者非若後人之讀書其形諸事業見於訐謏者莫非天理人道之粲然則其爲文章莫大於是知此義者其知先生乎先生資稟英特蓋非季世人物立心制行斷然不苟觀其所責難於君者一以堯舜爲準卽其所自期者可知先生生而際 寧陵不世出之聖若將以有爲而卒不能措一世於大猷之盛是固爲

千古大恨而立朝四十年間其經濟之略啓沃之術光明俊偉至今赫赫照人耳目外是而求先生之文其亦末矣然先生之所以致此者蓋亦有本先生自少慨然慕古不讀非聖之書又能尊賢取友以博其趣故其發而爲事業訐謏者如此是則先生之文固不在於文字言語之間而其爲文也亦本之仁義明白紆餘骨骼開張外而朝廷內而家庭以及於朋友交際無一言一句不出於民彝物則之正先生之於文可謂本末具備而讀書之力信不可誣也然則斯集也雖不足爲先生之重輕而是固德性之所發精

神之所萃者焉則後之欲知先生者又安可舍此哉
嗚呼今之時去先生未遠而士大夫風聲習氣大抵
汗下將不可救藥使先生見者其以爲何如也先生
旣不可作而獨是書在耳讀之者因是而知志節名
行之可貴淬礪奮發必思與之齊而後已則先生振
作士大夫之功不獨見於一時而後之受先生之賜
大矣世所稱文章之士者其書雖多顧何補於世教
哉由是觀之人之所貴乎文果不在文辭之末而欲
爲臯夔稷契之事業者終不可不讀書也善乎胡康
侯之言曰立志以希文自期待於古人必舉希文者

何哉以其生乎三代之下志乎三代之上且近而易
法也緯之所惓惓於斯集者亦此意也歟時 崇禎
後百有七年甲寅二月初吉三州李緯謹序

藥圃集序

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尙
論古之人之道也夫誦而不知固不可苟使其人有
可知亦何待於詩余於藥圃公見之矣蓋公遺豪逸
於兵燹存者百之一其彌甥趙侯榮世守安東始克
取而剞劂之凡若干卷噫是集之未行殆百有餘年
矣然而世之稱金玉君子必曰藥圃藥圃此何以稱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四
焉公以貞肅公賢子爲粟牛二先生道義交牛翁每
欲坐公高足床而拜之其人可知也立朝四十載遲
回下位卒之名列黨籍謫及泉壤實與二先生同進
退屈伸則其世可知也然則公之所以爲公者不在
於詩而世之知公亦不待詩而後能也然詩本人性
情其發於咳唾之餘者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况格調
清雅如其爲人誦之而其有不知者乎抑公尤有大
焉重峰趙先生先壬辰一歲亟請用公以擬其亂重
峰之言旣驗於亂矣獨不驗於公哉使公用於未亂
庶乎建中之命脉雖用於亂後不失爲南渡之伯紀

而其不用者天也由是觀之世之知公惟清修一節
而在公亦末耳况此寂寥篇章又何足以盡公哉且
公自北塞赴行在政當兵戈搶攘之際竄逐流離之
餘而一言批鱗中外吐舌其九死不悔之心凜然如
昨矣以公忠慮其必有崇論宏議可以裨益世道者
而一切散失無收豈不重可惜也余晚生蒙陋不足
以知公第叙其感憤慕仰之私如此後之尙論者其
將以詩知人耶以人知詩耶噫

蘭溪家訓序

英陵之世人才最盛朴公塙以通曉音律名至今數

陽谷先生集卷二十四
百年間童幼蓋莫不知公譬之於大章之一夔今余
從其後孫得蘭溪集讀之卽公所著其中家訓一編
所以誡子孫者中多名言熟讀詳玩便一小學其拳
拳致意於明倫敬身之義者可謂明且切矣嗚呼勝
國之末風俗壞而倫紀斁如公者奮起荒僻不資師
承立言垂訓動合古人豈天挺英才以啓我邦文明
之化耶世之稱公以律呂之學者其亦末矣當其時
也 聖君在上文教休光制禮作樂之盛駕軼三代
公之贊襄於履齏之間者必多可傳而家乘散逸不
收良可惜也朴生駟良將以家訓入梓屬余爲序遂

敢盥手而敬識之如此云乙丑五月日後學三州李
緯序

陽谷集序

君子之道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文章爲末事
是以古之有聲名節行謀猷功烈著於朝廷垂於後
世者則雖有巧文麗辭可傳於久遠未免爲其所掩
而不著焉其理固宜也然苟其人之所樹立之卓然
而爲後人所羨慕則雖片言隻字猶恐其湮沒而不
章也蓋其人愈賢而其文愈著其大可傳則其小彌
彰是則文有待人而爲重者是不可執一論也陽谷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四
忠貞先生少以文藝登上第位宰相未嘗以文自喜也及至己巳之變乃以三朝舊臣從七十致仕之年臨大事發大議卒以身殉大節而不悔也夫以先生之所成就如彼卓卓則其平日言議文詞之遺諸後者尤足爲士大夫之所尊誦而不可泯者豈非所謂待其人而重者哉先生天性端雅正直其所爲文亦從容縑藉如其爲人焉信乎有德者有言也先生沒後子孫蒐輯其所著述凡若干卷問序於粹粹老且病不能文顧以先生之盛德大烈不待是集而重而是集之行乃反因先生而著者書以歸之

檢身錄序

余自休官以來日讀四書并章句集註盡爲成誦久而後乃誦正文間又於後賢言行之要切可以受用者輒段段抄出摠名之曰檢身錄人倫日用之事殆無所不在要以矯氣質爲歸宿自庚寅至戊申不住修輯近來病甚未免停廢偶於書篋間得草本歎曰三十年功力都在此書矣今老且死可無終乎遂謀於同志刪其繁複正其次第淨寫一本以示學者始爲檢其一身終則與四方同之非欲急知於後蓋不敢以聖賢之言自私也然若論編書大旨則實聖門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四
求仁之方讀者不可以不知此意也丙寅閏月下浣
三州李緯書

記

三悠堂記

三悠堂者故三悠翁所作也翁嘗以經行舉晚就一
命已巳士禍卽棄歸老於冠岳之下其歌曰山悠悠
水悠悠人亦悠悠堂之名蓋以此又有近體詩一首
以見志粹幼時及見翁貌髮高古無塵俗氣今讀其
歌詩如見其人焉余往年一登其堂俯仰而樂之曰
彼二悠者固無古今之殊但不知古人曾次何如耳

流峙無心而人則有心是必有隱然默契於其中者
而今則無形象氣味之可尋矣則爲之咨嗟不能去
其嗣孫完璧氏年七十餘能守其家無營於心無求
於世白髮蒼顏頹然其間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其斯之謂歟公於余爲丈人行素敬其德因見其
衆子孫焉皆循循雅飭趙氏之慶蓋未艾也余面歎
曰世之富貴者爲臺爲榭非不輪且奐焉不能一再
傳焉其與斯堂何如也公旣樂且壽矣願諸子孝於
斯悌於斯讀書於斯以無忝先大夫於九原也公曰
善哉此外萬事都悠悠耳公自和遺詩士大夫多和

之餘不能詩叙是言以爲記

宋氏三世旌閭記

嗚呼此懷德縣白達村故孝子宣教郎宋慶昌 贈
持平宋時昇 贈都事宋有觀之門也謹按 宣廟
戊申忠清道觀察使臣某啓曰故宣教郎臣慶昌壬
辰八月九日奉其父前郡守應秀避倭兵于懷仁界
不意賊至從者爭走匿慶昌抱持其父涕泣求哀時
應秀年八十一不能步口猶罵賊賊始欲舍而去怒
應秀罵已劒擊之慶昌輒以身翼蔽之賊因扶慶昌
去慶昌力持之不得去賊先擊慶昌右手手斷血至

地慶昌色不少變以左手抱應秀右臂當賊刃賊遂
亂斫慶昌以及應秀 上曰可旌其門又 命畫工
畫其狀附錄于三綱行實書 孝廟幾年先正臣宋
浚吉白 上曰故學生臣時昇天性至孝父縣監啓
祿病且死割指以進血賴以延旬日之命喪過期不
克葬盛暑寢處濕地及冬滴淚成凍手足爲皴裂又
啜粥三年母尹寢疾幾十載每晨泣禱于天願以身
代藥餌飲食非親嘗不以進及喪日進粟米粥不盈
一掬或代以稻則却不食鹽醬菜果并不入口病瘥
幾死朝夕上食必親曰一息不絕吾不祭不祭也不

啓齒不入中門兒死于室亦不見家去墓數十里月朔及望必上墓哭終日歸輒通宵鳴泣涕血既枯兩目俱廢家則屢空祭必豐潔 上命贈司憲府持平顯廟丙午 上幸溫泉宋浚吉復白曰故學生臣有觀年十二父死於癘隣里無見者獨能治喪如禮衣衾棺槨無闕宗族之長者悶其年幼勸以薑桂則泣不食曰心不忍也其後母病割兩指及喪哭泣不絕聲衰麻不去體日二飲粟糜晝夜土處浮氣遍身鄰里共營窶居請暫入以溫之亦泣不從仍又兩目昏閉不見物遂不勝喪以死 上命贈義禁府都事後

幾年 肅宗甲子臣後謙上言曰臣祖臣時昇臣父臣有觀既以孝行卓異蒙 兩朝褒贈而棹楔之典獨闕焉敢以聞事下禮曹臣曷啓曰此非後謙私言先正之言可徵也 上命并旌其閭監司臣端錫承命令縣監臣桐舉而行之遠近人聞見者莫不翹首聳動曰宋氏之門一何多賢也竊惟宋之居懷實自國初而雙清堂諱愉始以德行著其後忠節則有圭菴野隱諸公道德則有同春尤菴兩先生言孝行則必推宣教公三世使三孝者遭時如圭菴野隱則死於忠豈又下於二公使其不死於孝而能卒其學業

則所成就亦豈止於孝而已也然孝者百行之源二公之忠兩先生之道如彼卓卓而其源則又未嘗不由於孝也嗚呼其可敬也已後謙將刻于門版請文於余余復曰夫以三孝者而萃於一門難爲其子與孫矣然老者厚於追遠少者篤於養生使出入是門而無愧也則三孝者其不曰予有後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余之所望於宋氏子孫旣如此而凡過是門而不感激衡涕者吾知其無人心也自里而縣自縣而州凡我人士皆興於孝則未必非是門之力我列聖褒崇之意蓋

爲是也盍相與勉之哉壬子月日

二宜堂記

左尹吳公歸老於赤城之天德山下年八十餘能飛鷹走馬上下山坂如飛間又以幅巾鶴氅過余於寒泉遇之者不知其爲舊時將軍也一日余往拜公公出眎二宜堂三大字曰此吾從弟海昌都尉之筆也往歲戊子余納統制節築室於斯以爲終老計海昌喜吾之志書此以勗之蓋取司空圖三休古事而去其一則吾年未至也今吾老且死而海昌之墓之木拱矣獨其遺墨宛然吾悲不忍觀而亦未忍使之泯

沒將欲揭諸堂楣子能爲我記之乎余應之曰諾夫仕宦人之大役勞則倦倦則思休常情之所必有是以江湖林壑之間士大夫亭臺相望濃墨華扁大抵皆思休之意而卒能踐其言者有幾人哉若公之志則異乎人之倦而休也乃曰吾力不能也吾分已足也公先朝宿將時位未甚高年未甚衰而其言已如此古人蓋有先獲者而都尉公之命名又適與之會耳公之得是筆也不揭諸楣而鏤諸心其休也既十有餘年而後始曰吾其庶幾乎是豈非聖人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耶况人受人之善言未始不

稱善而過面輒忘之公則死生之際能不相負如此使都尉公復起公可以無愧矣然抑公尤有大焉曩在辛壬之間士禍罔極羣凶設刀鋸鼎鑊以待之人莫不惴惴失心而以唯諾自首者在武臣惟公一人遂以是竄于帶方之國比還見時事不如意謝官歸戊申之亂起公爲統禦使亂已又歸其後屢除官不起公精力尙強旺而朝廷亦不復用矣跡公始終去就鮮有不合於義者是平日讀書談道義者所難能也而公則能之非可以休致一事槩公也由是觀之都尉公所以期公者不亦淺之爲知耶然使公知愛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四
官爵而不知愛名節則禍福利害之所撓奪其不爲
辱先喪已者幸矣然則公之晚節樹立其根基固有
在而都尉公之言亦未必不啓之也是堂之名不獨
匹美於古人豈不足以風勵一世也哉公謝曰子之
言及此老夫之榮也既又泣曰惜不令吾弟見之也
余亦未老而休者庶或不忝登公之堂遂爲之記公
名重周字子厚首陽人 肅廟庚申登第八仗闈鉞
老而自號野隱云三州李緯記

續義財記

義財記者李稼亭先生爲李敬父作也敬父之言曰

吾有親兄弟遠兄弟二十餘人各出錢若干命之曰
義財歲更二人而迭主之月取其息以備慶弔迎饌
之用有餘則賙其窮乏俾子孫守而勿失焉敬父諱
養直牛峰人官成均直講與稼亭同年相友善云其
後裔散處湖外貧弊不能自振者幾十數世矣一日
有來示記文於其宗人緯者曰吾輩雖不肖先祖既
命之矣其敢失墜方自親兄弟始以及於遠子其續
記之余惟天下之事義與利對所喻之不同而君子
小人之判焉財者又人情之所共利而於此有義焉
則將無往而非義矣豈非易所謂義之和者耶且天

顯之屬異形同氣情愛篤至似若無待於外而飲酒之飫乾餼之愆亦詩人之所勸戒者乃祖此舉其亦有見乎斯也嗚呼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其實此實之傳不泯則此木雖枯朽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氣固然矣而理亦隨之爾曹今日之心卽乃祖當日之心也凡人爲善非獨善其身將以垂裕於後昆雖有遠近遲速之不同而其應則一也此雖細事而惇宗尊祖之義一舉而兩得之乃祖其或曰予有後乎我李同祖侍中三州伯而三州伯以下分爲二派我先祖判書府君與乃祖爲祖免是必在所

謂遠兄弟之數矣今雖後屬疎遠而推以上之卽是一本覽此而其不有藹然親愛之情乎遂不辭而書其後爾其歸而謀諸兄弟以克卒乃祖之志事也來請余文者名寅華云歲丁巳五月旣望緯書于泉食菴

忠臣 贈參判柳公旌閭記

嗚呼此故忠臣 贈吏曹參判柳公復立之閭也公字君瑞完山人 世宗朝名臣義孫之後早筮仕爲宗簿寺主簿壬辰之亂金鶴峰誠一以慶尙右監司守晉州城公往從之協贊籌畫爲多屢告捷旣而鶴

峰卒賊兵益大至癸巳六月二十九日城不守公與金公千鎰高公從厚諸人同死年三十六公歿後百有餘年五世孫奎錫始克搜集遺聞得公姪子友潛追祭於蠶石樓下之文又得世譜所載實蹟以表揚之鄉人因方伯聞于朝 肅宗己亥大宗伯閔公鎮厚覆奏 贈以是職今 上己酉又旌其門公母夫人鶴峰之姊也 仁祖朝嘗表其貞節公之忠蓋有所由來矣公後裔居陽智縣五六世益繁至是設棹楔于宗孫深之家嗚呼公位不過下僚而當國家危急不肯竄伏草莽奮身赴難視死如歸是必平日氣

節卓然有大過人者而其始晦而終顯蓋天也若禮所謂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奎錫有之可不謂孝乎是又不可使無傳也深請余爲文以揭于門旁奎錫之從子云 崇禎後再己未九月日原任大提學李緯謹記

龍潭縣鄉校重修記

龍潭儒生成爾經丁夢佐韓宅心等具書幣走入謁余於寒泉之上曰樊縣鄉校之移卜於龍頭洞蓋在顯廟丙午而觀察使閔文貞公維重狀請于朝縣令洪公錫相宅而成之事在記文于今七十餘年屋宇

傾頽幾不可支矣今縣令李侯莅官未數月慨然曰此吾責也先修聖殿棟樑之腐撓者易之丹青之漫漶者治之翌年辛酉又改繕明倫堂以至齋庖門墻靡不煥然一新前後凡七朔而訖爾經等實奉令而奔走焉願得公一言以載其實也李侯名綬字德章於余爲從弟而閔文貞公卽余之外王考於斯役也安得無一言第余竊有所感慨於中者夫天下皆知尊孔子况今冠帶之國惟我青邱一域八道州縣凡三百有餘而皆有校焉宜其觀感興起者衆而大聖之澤寢遠寢微絃誦之風寂然無聞粟谷李先生嘗

論斯弊曰師恬于倚席弟子嬉于東閣鄉飲禮廢教庭草沒睨視明宮無異空屋此正傷時慨俗之言也龍爲湖縣之最僻處而校之外又有所謂三川書院者院亦洪公所創其意蓋欲令縣之秀者興起於斯學庶幾因三先生而上達乎夫子之道云爾諸君其知之乎否乎苟無作於上而興於下者則雖廟宇極輪奐之美籩豆盡苾芬之饗亦何益於文教也吾弟且歸矣不知繼此而來者能有意於斯也耶諸君其亦勉之哉 崇禎紀元之百有五年壬戌孟秋三州李緯謹記

山澤齋記

冠岳一支走而爲黔芝橫亘東南是謂衿之鎮焉正與縣齋相當居其齋者朝夕食息皆不離乎是山巖巒峭壯蒼翠蔚然又庭畔左右兩池涵渟可愛兒子濟遠作宰之數月以齋之無號病焉其友尹學士景平過之謂曰盍取山澤之象而名諸遂書以揭于壁余聞而喜之曰語不云乎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安民之本在於修己而世之人全昧此義徒區區於法令智術之末不可謂知所先務也修己之道固非一端而其所當損者莫切於忿與慾今夫衿之爲縣至小

也而有社稷有民人凡百事爲無非發於己而施於人者一有忿與慾生焉而民之死生肥瘠係焉不獨自害其身自累其心而已可不懼哉惟此上下兩象長在目前不待觀辭玩占而可以得聖人之意苟於斯二者懲之窒之以盡克治之方則修己安民豈不一舉而兩得也哉旣以是自治而仍又遺之後來者自可受用而無窮期矣吾聞仁人之言其利也博景平其庶幾矣夫 崇禎後再癸亥季夏寒泉病叟記

文會堂記

公州之弓院有所謂文會堂者實往昔鄉塾之遺意

是邦文獻之始蓋自進士朴公廷儀而故參奉金公始聲實廓而大之堂之成在於中年而其季胤進士秀五仍繼述之秀五遂菴門人以文行重于一鄉云自肅宗丁卯迄今殆六十年其間世道屢嬗而斯堂之運亦隨以盛衰焉其爲制也講與製并行每五日一試課程甚嚴誦讀之聲窮晝夜不絕其作者往往下筆數千言以之取科第如拾芥當時才俊甚衆而趙中丞聖復士克崔掌令益秀俊卿其尤者也由是文會之名聞于一邦此則堂運之盛者也不幸堂之一角見毀於中間加以辛壬酷禍之後士氣索然

絃誦不振往來公行至或借寓於齋屋詎非自侮而人侮之者耶此則堂運之衰者也緯於十數年前亦嘗一升斯堂時則參奉公已不可及惟在座諸長老儼然有德之象而峨冠大帶于于而至咄嗟之頃盈堂溢宇雖不克執經問難於其間而長幼之序秩然不紊甚可敬也近歲耆德次第淪喪獨俊卿在而亦已老白首矣與韓公泰欽朴公太揆尹公九齡方將就舊制添潤以從事於學問之功茲豈非衰極復盛之徵歟俊卿以書屬余曰斯堂也終不可無記子其圖之竊念此文所嘗奉許於金丈而未能者非敢慢

而蓋有待也今則可以言矣斯堂之名不取諸曾子乎所謂文者詩書禮樂之謂非科舉詞章之文今之游斯堂者所講誦固亦不外乎詩書禮樂而特科舉爲之主耳嗚呼科舉之弊久矣既未易遽革則亦不可一例禁切程子所云一月內十日科業者亦不得已之論也假使斯堂不開科學一路則法堂前草溪三丈將復見之矣余向爲盧李二子作雲山書塾之記論及斯堂而曰但聞有進士及第者出未聞一人毅然以道學爲任者是其意妄欲激而進之也今以俊卿之言觀之所謂進士及第者亦皆積功而後得

之非如世之行險僥倖者比而科舉外又別有用心處前輩培養之功於此可見愚誠有愧乎淺之爲知也然天理人欲相爲消長苟欲其并立也則勢必彼勝而此負此容而彼主矣必一以求仁爲心而使益者輔之而後斯堂之名方爲不虛矣用是道而行之久則可以一變至道亦安知毅然以道學自任者不出於其中乎士克吾友也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而其心則鐵石卒能畢義殉國九死靡悔豈不誠烈丈夫哉以斯堂而得此一士足以垂耀於無窮然士克性好學而於朱子書尤用力焉使其不死於斯堂也必

能變科舉爲學問而惜乎其不能也目今善終之圖
愚不能無望於俊卿諸公也俊卿使其族弟益楨來
益楨亦佳士也留數日不去余感其誠力疾書此以
歸之而於盛衰存沒之際重爲之繫歎云 崇禎後
再甲子元月下泮三州李緯記

興賢書院講堂重建記

學校者三代以來所以教人之具也其爲制已備矣
而章程拘之於前舉業汨之於後則自修之士有不
屑焉此書院之所以作也晦翁夫子倡之於中國退
溪先生繼之於東土使夫爲士者盡其藏修講肄之

方其倡明培植之功不其大歟於是書院之教日益
盛而黌序俎豆遍於一邦以至無邑無院間或三四
設焉然行之既久而弊反生焉漸成文具未見實效
主世道者稍稍厭之設爲法禁而防之縫掖之類亦
不復相從講學書院之教其將衰而廢矣蓋天下事
作廢盛衰自然有相因而不能已者余於今之書院
而益驗之矣嗚呼廢因於作衰因於盛固理也而興
之於既衰振之於將廢者獨不在人乎所以興之振
之者亦惟曰以實心講實學闡明前賢設院之本意
而已嘗以此告之于四方從游之士而其信之者亦

渺矣惟永興之興賢院儒篤信余言乃問講規於余而亟行之至有年六七十而詣院講學甚勤者余聞而喜之永興在鐵嶺之北以椎魯少文稱而今其聞斯行之之勇如此朱先生嘗稱秦俗日以善導之則易興起非山東諸國所及余於永之人士亦云院之作在於 萬曆壬子實奉園隱靜菴二先生位版而俎豆之及 崇禎丙午之移建而又以別祠祀敬憲李公繼孫其崇德報功之意向學爲善之志俱不可誣尤菴宋先生旣爲記文以表章之而講堂之扁以精一門樓之揭以聲教者又出先生手筆可謂盛矣

後丙午七十餘年而堂與樓傾圮支柱階庭荒蕪過者爲之咨嗟太息豈亦運屬衰廢而自不得不然歟永之章甫慨然謀所以新之籲之于官則以歲儉力詘靳之諸章甫相與鳩材竭力以營之庚申九月精一堂成辛酉三月聲教樓成以至門墻庖湏次第更新院儒之前後主其事者金載正車經濟金允兌張泰鵬尹鳳文陳益漸趙呂重朱泰赫也北路之庚辛大饑殆是挽近所未有而能以此時舉此大役已難矣且壬子之役則巡使柳川韓公浚謙爲之經紀丙午之役則老峰閔公鼎重墨溪李公秀彥相繼按道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四
而助之邑儒則不過董其事而已而宋先生猶且列其名而稱道之若今之役則一不藉營府之資助而乃能以私力辦之豈不尤難矣乎然余之所以喜之也猶未若向日之聞講學而喜者何也有院所以講學學不講何以院爲夫學非別件難做底物事不過用力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以明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已爲士者苟以是心藏修於斯講肄於斯以誠其身以及於人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越乎是自古聖賢之所以垂教者此也二先生之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此也李敬憲

之以興學爲務者亦以此也苟不能畱心於此而惟規規於院宇之修改則本末舛矣雖使棖桷齊雲丹雘耀日而籩豆粢盛極其豐潔實非前賢設院之本意而二先生及敬憲之靈亦必戚戚而不歆於斯矣向余所謂興之於旣衰振之於將廢者亦在此而不在此可不勉歟永之士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故書此以歸之丙寅三月三日後學三州李緯記

跋

家藏採蓮圖小屏跋

右採蓮圖八疊箕城畫師曹世傑之筆也我慈堂嘗

於書簾間得此屏潛然而悲曰此吾嫁時物也記昔庚戌我先考文貞公方任關西觀察使命作是圖蓋寓百男之祝云于今四十年之間悲樂相乘人事變嬗而屏亦破壞逸其二矣吾爲其舊物而不忍棄焉遂畀工葺而新之仍故制而不欲侈焉旣成張于枕側顧不肖曰汝其識之竊觀世之嫁女也必盛爲服御器飾之具雖賤貧而力不逮者莫不以樸陋爲恥况以方伯之貴西關之富錦縠絹綃何求不得而所資送者惟一紙屏而長亦不滿尺餘餘事可知也吾外氏清儉固已伏一世而觀乎此豈不逾信乎哉然

則吾子孫不可以微物而少之居官莅家視作柯則庶幾毋忝我先德苟或扯傷點汙不克永傳則又非我慈堂不棄簪履之盛意也其亦戒之哉歲癸巳日南至不肖男緯謹識

蒼淵集跋

右蒼淵奉公諱璧詩文若干卷嗣孫盤嘗辱詎余曰吾祖爲文甚高古窮阨以歿歿且五十年而世無知者願藉子一言之重竊詳公於文才旣高而用力尤深好爲湛思鑱畫務追古作者軌轍故淵奧瓌奇往往有佶偃遺意以至短詠尺牘皆然與世寡合宜也

世之以文賭聲利者若檀橘之可口桑濮之悅耳方
逐逐自喜而公則曰吾寧老死邱壑不欲以吾而易
彼也然則不獨其文爲高古其人可知使斯人老死
而不見知天耶人耶嗟呼自古文章之士恆多窮而
少達窮者雖窮於一時猶有不朽者遠爾公之窮旣
甚而殘篇斷藁又幾乎湮沒益可悲也然一齋足以
知全鼎亦何必多韓子曰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
不有遇於身必有遇於後此文已不今而古矣安知
無後世子雲者出耶余非能知公者子且善藏而俟
之丙申中夏

山陵都監稷屏跋

於惟我 肅宗大王享國四十有六年棄羣臣實庚
子六月癸卯也在昔 仁顯王后之葬也命用 長
陵虛右之制尋又作 明陵圖出付輔臣至是有司
稽國典設都監其治方中一如 遺命七月甲午晦
肇役以十月二十日 廡衛臨垣越翼日甲寅葬壬
戌役始訖小大敦匠之臣咸涕泣奔奏各率厥職凡
百工費視前殆半之蓋昭我 先王仁儉之德也旣
卒事哭辭 陵下相向失聲而歸歸則相與謀作屏
列書職名氏以圖毋忘屬粹一言識其左嗚呼自

大喪以來八方臣庶莫不悲號攀慕以至窮谷鰥叟
絕海蚩氓相率而負土况吾曹荷 天地大恩不能
身禡螻蟻猶區區自效於敦事之地茲豈非幸歟而
自甫竈至封衡數月之間兢兢致嚴常若待 天蹕
之至者今則慨然如其反矣惟我同事之人同
此情事則是役也惡可以無識且夫以職事遇者率
驟合而亟離離之久易以寢忘此人情之常也然而
我 先王盛德至仁沒世而不能忘則向之所共周
旋於哀違之中者是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又奚以識
爲若其所以哀與幸者不可不識遂爲之叙以寓我

於戲之思盍亦相勗以追報之義哉

書韓汝源

師孝

所藏尤翁書屏後

闌干苜蓿久空盤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
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
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泥灘

右尤菴先生手寫朱夫子感懷一律韓君汝源師余
於雪峽寓舍蓋聞先生常喜誦此詩筆力尤豪勁凜
然起敬則爲之三復出涕竊惟我夫子出處大節尊
攘大義此詩盡之矣先生之道卽夫子之道而其樹
立之大者不外乎是焉則卽此心畫而可以見千載

傳授之妙矣嗚呼天地腥羶今且百年自先生之歿
不復聞含冤忍痛四字吾箕方一域亦將淪於左袵
矣涖灘之運其不可復廻耶彼絃壽之徒猶止於一
時而先生之光華則愈久而愈章豈此道終否也耶
否耶先生又嘗有感於夫子遠遊之歎矣使先生見
今日其將以爲何如也然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
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夫子之所嘗
詔學者者先生之寫此詩豈亦此意也歟吾黨盍與
勉之

二宋先生手墨跋

右同春尤齋二先生手墨各十六字爲我祖考議政
府君書贈者也府君築亭於德陽之花田名曰逸休
以是書揭于壁西朝夕觀省焉後五十年餘字畫漫
漶殆不可識絳寶而惜之謹掇取作帖而藏于家嗚
呼絳生也後不及親炙有德而觀于心畫猶足以見
其氣象雖若有和與嚴之殊而程子敬字之意又未
嘗不同也且其所書數語無非天地自然之功用聖
人存養之極功在學者固未易翹及然亦不可不知
有此等道理以爲終身受用之地耳但於日用之間
虛着此心無時無處不致其戒慎恐懼之力而就其

中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則天命人心動靜本然之妙
漸若有默相契處久而不已自可泯然無間矣粹雖
不敏切願從事於斯庶幾不孤我先師先祖嘉惠之
意後之子孫亦不可不知此意也壬子清明日粹盥
手謹識

書煥章菴所藏甲申 筵話後

右甲申正月十日 筵話粹爲史官時錄出一通報
于遂菴權文純公者也大報壇之成實肇於是日而
萬東祠營建顛末亦因是而得徹 宸聽吾東邦君
臣上下一脉尊周之義於此槩可見矣今日偶到華

陽之煥章菴閱菴中故藏得此本讀之不覺涕泗交
頤嗚呼我老先生嘗詔人曰我東之人祇當以含冤
忍痛迫不得已八字揭在額上也先生之歿此義寢
晦粹於其時親聆 玉音有曰復讎雪恥雖未易言
而言辭慷慨者亦不得聞之矣况今去甲申幾四十
年世道人心益無可言幾乎伊川被髮之歎矣直欲
抱得先生遺書走伏此山而亦不能得其將如之何
哉嗚呼 明陵之木已拱矣遂翁亦不可復作矣支
離不死閱歷萬變俯仰今昔愴傷無窮惟此本之傳
猶可使溪山窮谷之人與聞當日履齏吁咈之盛得

以感發其沒世於戲之思亦豈可少也哉遂敢略識于卷尾以諭後人云 崇禎後再己未三月上旬未死臣李緯謹跋

題閱弟士衛所書夷惠事實後

吾內弟士衛名其子曰百奮字興之仍取經傳論夷惠文字手書以詒之曰願汝以希聖爲志也聞又眎余請題其下方余惟夷惠古賢人也而其稱聖則自孟子夫聖孔子猶不居自孔子以後無敢以是許諸人者微孟子斯二子者惡能得聖之名哉然聖者造其極之名其所謂聖者特清之聖和之聖爾曰清曰

和已墮在一偏非如孔子之時是以孟子論二子必以孔子斷之其意可知也今士衛以希聖爲願而乃舍孔子而取夷惠何哉孟子蓋嘗屢稱夷惠之風矣於孔子不言風此有迹無迹之別也無迹者莫可摸象有迹者易以感發且人生氣稟鮮有不偏或頑或懦或鄙或薄各隨其質而爲病焉生乎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者微二子誰歸然二子之所以異乎孔子者以其隘與不恭而出處行止都是天理中流出無一毫查滓是則同今之希二子者以此體之於身痛加矯揉其爲功不止於一時興起而仍又進進不

已去其偏而反其同則亦豈終於二子而已哉但姑取二子而論之其將爲夷乎爲惠乎夷高於惠惠大於夷爲夷難爲惠亦甚難夷千百世一人耳固已拔俗千丈而若惠則近於孔子而於流俗亦近故朱子曰同一顆寶珠而夷只常在水裏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此惠之所以爲尤難也然語其弊則清之弊小和之弊大今人往往以惠爲口實徒見其由由不去而不知有三公不易之介其不至於失身而敗俗者鮮矣吾願奮也且以二子爲師就已分上用力如上所云者過則孔子及則爲夷爲惠不及則寧夷

而毋惠也然爲惠亦有道以不可學可即魯男子之見善於孔子者也乃翁之以是終之若不偶然者而余之此言其亦衰世之意歟噫寒泉病夫書

書金乳媪事實後

右吾曾王考晚悔府君爲乳媪傳附以忠奴事者蓋當壬辰之難吾李氏宗祀擔在吾祖考身上藐茲孤弱凜乎一髮苟非乳媪忘其身而爲之保護則安能光啓基業以至於今哉至如老奴之竭力奉上臨亂死職斯亦奇矣是蓋吾祖先積德累仁得以覆燾其後於無窮而天之生此忠僕若有莫之然而然者然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四
吾門自昔以善遇僮指聞是必軫其飢寒與同甘苦
有以感服人之心者不如是何能得其死力至此哉
吾祖之爲此傳實欲獎礪來後而比至今日臧獲中
忠者甚不易得非其性有古今之殊豈吾平時慈畜
之道有愧於古昔而然歟余非敢望報於緩急此雖
細事不當墜失家法旣以是自警亦願子孫之知此
意也 崇禎後再己未立秋日書于寒泉之夕惕軒

貞明公主手筆類合跋

二南之詩多出於婦人而詠歌反復之間其情性之
正可見也詩固然矣而惟筆亦然故曰心正則筆正

故貞明公主貞靜和敬之德余於其墨蹟見之矣蓋
其字畫敦厚齊整不類閨閣氣味往往有 穆陵遺
法吁其可敬也已况聞是書之作在於侍 西宮時
年方藐弱而得天成之妙時當危厄而有和平之象
其極壽富尊榮而子孫千億以垂羨於無窮也宜哉
主之孫重福作帖而寶藏于家余猥以婚姻之故得
一寓目而奉玩之恍若親覩肅雝之車而於此亦可
以見 先朝螽斯之餘澤麟趾之盛化於戲其不可
忘也夫辛酉正月晦日三州李緯盥手謹跋

題丹巖手寫聖學輯要後

右聖學輯要大文一部我仲舅丹巖先生七十歲所
手書者也先生自少有志於學而秉心謙冲不欲以
學問自居中間出爲世用內外夷險盡悴國事殆無
一日之暇然而志未嘗不在於學也自東南遷謫以
來始克收拾晚暮取經傳諸書日有程課而於是編
尤致力焉並集註與摠論反復誦讀沉潛爛熟而終
又親寫其大文以爲朝夕寓目之資其用心亦勤矣
先生筆法精敏愈細愈妙至老年猶然一字一畫無
非精神於此益可驗平日主一之功豈非程子所謂
卽此是學者耶先生卒後五年緯始得是書而奉玩

之手澤如新又其講貫數記之迹歷歷可見嗚呼若
先生可謂老而好學者也先生當平陂往復之會直
道自信名德益昭蔚然爲士林宗主其入奏出劄悵
惓於君德世道之間一心如血可質神明而義理文
章明白切至蓋得於是編者爲多信乎學問之力有
不可誣者也今之爲士者不喜讀書少而得一第便
已自足不復近書策其終身事業可知已爲先生子
孫者尤豈可不惕然知懼也哉緯至今不死閱歷百
變思先生而不可得則輒復敬閱是書愴然如見先
生焉尋又懼其壞汗略題數語以歸之蓋以自見其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四
欽歎愴慕之私云爾辛酉二月初吉姊子李緯謹書
書栗谷續集爲學之方圖後

尤菴宋文正公嘗與其門人書謂此圖不免有疎脫不精之病竊疑其非出於栗谷先生仍以玄石朴公所著說辨斥甚力考其文集可見也今謹就先生家藏舊書細檢其出處則此圖在於退溪先生自撰墓銘之下李丞相山海與先生書之上蓋此錄出於先生仲氏璠手書而多載他人文字則此圖之爲先生自作元無明白可證之端且據其年條似在戊午間設令爲先生所作其在少時無疑也尤菴所改此圖

之失輒以先生所編輯要爲正以爲先生不應於此有所同異也其所辨析條理明的庶幾不悖於先生本旨此事傳疑久矣旣無由親質於先生則吾輩後生惟當一信尤菴而已况原其所自未必其眞出於先生之手者乎茲於釐正文集之日不敢仍存此圖以滋後人之惑雖知其僭妄而有不得辭者然亦未敢無端刪沒略叙所以于下方使來者有所參攷焉
壬戌七月戊寅後學三州李緯謹書

叔祖打愚先生遺集跋

此我叔祖打愚先生遺豪賦詩幾首疏議幾首書牘

幾首雜著幾首摠幾編又附錄一編嗚呼何其少也
今且卽其書而論其世則先生以慎齋門人際遇
孝廟大有爲之辰起自草萊光膺旌招出處言議光
明正直其所以羽翼斯道扶樹世教者大矣平生篤
信二宋先生當陰陽互爭世道波蕩之會不憚忘其
身而蹈其禍進退榮辱蓋未嘗不與同而至於末年
所遭橫逆特古所謂竊飯殺人之類耳於先生何損
焉先生素不喜著述而紆餘滂霈辭理條鬯眞儒者
之文不幸禍變以後散佚殆盡師友講磨文字亦十
無一二此士林之所共嗟惜者然粹嘗妄謂先生刺

劾相積之疏斥絕尹拯之書其論小人情狀峻截痛
快實所以明夫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倫觀先生者
此二篇足矣又何必多乎哉於小人而深惡痛嫉如
此則其見擠陷於拯積之徒固其勢然也仍竊思之
先生天質與學力大抵於惡不仁上爲多使生於定
哀之間則吾夫子亦或不恨其未之見也夫子之言
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請以
斯言質諸百世而無惑也嗚呼後之君子覽先生之
書其孰不慕義無窮而且悲其不幸也哉 崇禎甲
申後九十九年癸亥五月下澣從孫某官粹謹書

題大心所書洪宜寧先生百順與文元先生書後

往在癸丑春余與從弟維大心往尋溪上故宅暇日閱文元老先生家藏簡牘得洪宜寧先生與文元公書讀之而悅服之溪顧大心曰爾其書此以歸歸而遺先生之玄孫正字河瑞蓋先生作書時年七十五溪以全廢讀經爲恨渾厚懇惻一出天真雖百歲之後其心炯炯可識是豈可與俗人道哉先生祖父諱奉世官判決事靜菴高弟而先生與文元公同事龜峰老年師文元公而文元公則友之先生少文元公

九歲云昔朱夫子論衛武公抑詩曰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愚於先生亦云正字杜門讀書卒窮餓以死亦可謂不墜家聲矣其弟漢瑞來示其兩世墨蹟而大心所錄一書在其中余老且病不能讀書亦久矣益爲之感歎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斯之謂歟正字君之死已三祀而大心之墓草亦屢宿矣不勝愴涕遂書此以歸之嗚呼洪氏之門其或有世其學者歟癸亥十月晦後學三州李緯跋

栗谷先生全書跋

栗谷先生文集幾卷緯所更定者自知僭妄而竊嘗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四
以爲東方之學肇自殷師千有餘年名賢輩出義理愈明浸淫乎閩洛之盛然若其體用俱全理事一致擴前人之未發牖後學於無窮未有若先生之至者先生之質清通純粹先生之學高明光大而其出處去就之際誠忠惻怛尤足以爲立身事君之大法今讀其書誦其詩猶可以得其萬一焉文中子之言曰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豈不然歟編旣成諸君謂宜有弁卷之文余懼不足以當之乃約其大致而書于其後以復之其義例則卷首詳之云 崇禎再甲子九月望後學三州李緯謹跋

光州龍洞講規跋

光州南方大都會而瑞石之山磅礴扶輿爲州之鎮焉淑氣所鍾人材輩出 明宣之際如高峰奇先生諸賢蔚興於一時其後幾二百年間作者寂然無聞非地靈不及於前時蓋人事培養之失其道爾今閱斯文師夏學汝甫慨然與高峰直下笏支諸孫就先生故墟作書堂與村秀子弟日講肄於其中來示余以講規一通首之以白鹿洞繼之石潭藍田遺教巨細都舉余嘗竊謂鄉塾廢而三代之教不興以至人物眇然風俗頹敗若學汝者可謂知所先務矣然此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四
非可以拘束勉強於學規之中而爲之者也夫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中孝悌爲本人人各不忘其所生則於人倫厚矣嗚呼先生學問高明凡其一言一行不外乎白鹿諸條則先生雖不可得見而其心炯然可識况茲杖履之地草木含馨爲先生子孫者讀先生之書服先生之行以盡其羹墻之慕其餘村秀子弟各思乃祖先之所嘗薰炙於先生者樂爲之折旋俯仰於往昔講誦之場則自可欲罷而不能矣其於厚倫惇俗也何有余忝爲月峰山長而不能先之以是教常所愧恨然區區樂成人之美遂書此以歸

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願諸君勉之哉甲子九月二十日三州李緯書

谿澗酬唱詩帖跋

右谿澗酬唱一帖同春先生題其面尤菴先生跋其尾者也谿谷公與南澗羅公海鳳有同年之好及謫宦錦城羅是邑之望下榻以待墟簾迭和羅氏世藏而珍之今其曾孫炯奎來示余于寒泉之上觸目琳琅真可愛玩竊念谿谷公文章華國之大手南澗以海鄉孤生能與之爲敵谿谷亦歎其精詣誠一世之奇才也南澗嘗有一命之除一謝便棄歸亦自不俗

余於斯帖也有以見先輩忘勢下士不遺遐遠之美
意嗚呼今世安得復見此事耶抑余竊有所感谿谷
以文元先生爲師合在文學之科而徒從事於詞翰
傳道之責讓與別人子美一詩人耳其言曰文章一
小技於道未爲尊惜乎此老見不到此也噫乙丑端
陽日三州李緯識

寧陵御賜尤菴先生貂裘跋

嗚呼裘衣之貴者而狐皮最貴故諸侯必以是爲朝
見之服其見於詩者多矣然所服之人德不相稱往
往有憂悼之辭斯不足貴也至如魯論所稱羔也麇

也特隨其衣之緇素而殊其名耳不過尋常皮服而
一親聖人之體見載鄉黨之篇至今讀之者自然有
無窮之慕物之所遇有幸與不幸耳况斯裘也實關
明良際遇之盛春秋尊攘之大者耶東俗貴貂如狐
間爲君上所御在昔 崇禎戊戌冬我 孝宗大王
解是裘以賜尤菴宋文正先生密諭之曰與我同遼
薊風霜也蓋當時契合之昭融出處之光明昭烈武
侯以後一人耳十年之間密勿謀猷亦惟曰漢賊不
兩立而已想其上下授受之際一片赤心有足以動
天地而泣鬼神者矣及其中途薨殂大業未成則先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四
生每抱裘而泣又終身自誦曰含冤忍痛迫不得已
八字當存諸胷中與同志者死以守之可也惟此大
義炳若日星亘萬古而不可易豈可以成敗利鈍論
之也哉先生流離顛沛未嘗不以是自隨嘗於北遷
之時有爲先生上書訟之者曰先王所賜之裘不
得用於遼薊風霜而乃爲絕塞禦寒之具耶其言絕
可悲也斯裘之不幸豈非天下萬世之不幸耶噫裘
之爲物毛淡而體溫似若異乎衛之大布而考其歸
則乃緇衣也且使後之觀者寶而愛之不啻若隆中
之綸巾羽扇豈不尤可貴也哉先生以是裘屬孫晦

錫晦錫之子婺源世藏之粹嘗一奉玩于其家今其
諸孫請粹題于下方竊念先生已自爲跋至于再三
敢容他辭第以託名爲榮略叙其大致如此云

童子朝夕歌跋

程子曰關雎之詩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
教童子灑埽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斯誠至論也然而程子未及作詩朱子感興詩中論
小學一篇卽其遺意也余故於是編以此詩爲主并
載古人韻語之切於幼少者終之以童蒙須知我東
栗谷先生擊蒙要訣數章蓋蒙養作聖之功也書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孝悌之本具在斯矣一有悖於是者則犯上作亂之事作矣綿綿用斧涓涓成海其亦可畏也哉爲人父兄爲人子弟者俱不可不知此意也丙寅仲春陶菴書于泉食齋

俞清甫

直基大東嘉言善行跋

俞清甫余晚與相識識慮周通蓋居今世而志乎古者也嘗在憂中不觀雜書取我東先輩嘉言善行倣朱子小學之目採摭之摠若干編噫朱子嘉言善行之叙首引詩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斯編也亦物則民彝之所發讀而好之者固其理然也况言人德行必取近世者蓋習俗之所同耳目之所親其爲歌動慕效萬倍於往昔自詩書所稱已然清甫之舍古人而必取我東亦此意也歟原其所錄莫非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愛立敬始家邦終四海之意於是畢具足以爲蒙養壯行之妙訣余故一讀而好之傳書一本以警童幼俞氏諸子亦皆克肖而有好古之心於斯編也必奉以盡心庶不孤嘉惠之意兩家子孫俱不可不知此意也丙寅春陶菴書



